

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曾经转引法国十九世纪大画家米勒的一句名言：“艺术家没有业余的”。其中包含的意思是：无论一个人是否专门从事艺术工作，在时间使用上占比多少，皆源于心灵的挚爱，皆为心灵滋生之物，所以必定居于生命最本质、最核心、最主要的部分，牢牢据守生命的中心位置。看起来只是业余时间作一首诗、一幅画，却使用了心力。

如果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这句话，也可以认为：真正的艺术行为都是业余的。因为一个人的艺术冲动不可能像做其他工作一样按部就班。灵感的出现许多时候是猝不及防的，那种艺术思维的灵光一闪，犹如划亮的闪电，所以它往往产生于正常生活和工作的间隙之中。如果生活总有一种专业和职业来维持，首先满足物质之需，那么任何艺术也只能是一种物

假嗓子

(外一则)
詹政伟

我喜欢和陌生人说话，和他们说话可以无拘无束，不必知道他们的过往，对方也无须知道你的过往，我们处在同一个平面上，是完全对等的，差异的只是一些个性。

但无数的好心人劝我，和陌生人说话也是有风险的，因为陌生人不可避免会产生扮相，会用假嗓子，而你更难鉴别。再说，在一个信息纷乱的年代里，人人都学会一个特殊的本领，那就是编织故事，无数的情节和细节，真真假假，你能分辨得清？

声音
听从耳朵，声音是正确的；听从嘴巴，声音也是正确的；而听从内心，声音是不正确的。声音就是声音，那为什么如此呢？虽然同为身体的器官，内心远比耳朵和嘴巴来得复杂。

质生存所需的职业或者专业之余，艺术冲动的职业化反而不能算是一种正常。

如此讲来，即道破了一切艺术奥秘之所在。无论形式上多么庄重与专心，都不能说明所从事之艺术与心灵与生命的关系，一切敷衍、苟且、不用心之精神产物，都不会是真正的艺术。那种产物一定是心灵之余；并未用心，更未曾使用深刻的心力。所以这种艺术就真正变成了业余之物。可见，艺术必有“业余”之真伪。一个艺术家看起来只在空闲之时完成一件作品，却要源自生命的深处，使用了极大的不为外人所知的心之力量。

有所谓“艺术”不过是主业疲惫之后的一种补充和消遣，不过是游戏而已，这是真正的“业余”。但是我们仍然要区别这种闲适的底色，看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灵状态：是回还和消极的外部形态，还是出于积极探究而形成的心灵品质，二者当有区别。王维的部分诗章流于形式，除去风格与审美特质所固定的品貌和惯性，似乎还缺少一些生命的激情，难以难以寻觅深痛深爱，也没有刻下心灵之深痕。无论哪种风格，都需要深切的感染力，这力量可以来自不同的方向，但灵魂的力量是否存在，仍然是可以感受的。那种所谓的闲适是否需要激情？是否属于一种变相的感动和沉浸？是否同为一种深深的向往？

闲适不等于涣散，空寂也不是空荡，不是真的了无一物，而是另一种显性的存在。这种存在是变形的真力，是隐伏的高亢，是委婉的冲荡，是急切的反面。这些极致之美所产生的撩拨和触动之力，同样是强大的。比如王维的部分杰作尽管看起来十分“空寂”和“清美”，却不乏此种力量。它的触角一旦接近我们，那种感染力就会出现和生发。它是一种电波，是一种无形而神秘的东西，很快扩散到我们全身，在发际间产生轻微的震颤，这是生命在做

疫情中，牵挂几位长者。4月3日下午，电话打到康府，接电话的是康伯的公子康明大哥。

我问起康伯，康明大哥停顿了片刻，说，爸爸已经走了。前天上午走的，刚过完一百岁生日。那天早上也蛮好的，早饭后大约一小时，爸爸说他想去床上躺会儿，还关照保姆，待会儿新闻发布会开始要叫他，他要看电视的。九点三刻，保姆来到他床前，已叫不醒他了。丧事一切从简了，原来定下的遗体捐赠也没法执行，不在家的亲人都无法来……

康明大哥缓缓道来，我的眼前出现了几幅画面。

康伯比我父亲长几岁，年轻时他们是沪江大学夜校部的同学，因为意气相投，此后就成了一辈子的挚友。我年幼时，康伯常到我家来，他曾送我一副随意贴，一块形似椭圆的白羊毛毡，另配有小小的十几块形状不一的黑毛毡块，用这些小黑毡块，只要在白羊毛毡上任意拼出人物、野兽等各种图形成，这件礼物是我童年时最感兴趣的。等我大了些就不见康伯登门了。那段岁月里，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康伯身陷囹圄十多

出反应。这些感受还要仔细领悟。

“清美”不等于轻浮无力，不同于浅薄廉价的艺术，有时候显现这样的格调反而更难。低度酒有一种醇厚迷人的后味，一种绵长与悠远，也就更难。高度酒以其强烈迅速替代和掩盖其他不足，让人有一种被撞击的折服感，这好比那些社会与思想层面极其外露的艺术品的特征：它们或是揭示显性的尖锐问题，或是令人震惊的某些裸露，或是类似的一些显著的存在。它们逼向前沿，逼到生命不得不即刻做出反应的极限。

王维有一些文字，言辞是浅浅划过的，辞章似乎工整华美，但终究缺乏贯彻的心力。方法的熟练

村口那个堰潭，由于连续好几次强降水，水位高涨，冲击力加大，现在已经被冲得很深很清。经过昨夜一夜暴雨，堰潭里溪水又变得非常清澈，冲下去的水花像一个微型的小瀑布。这个水潭也非常适合戏水游泳纳凉。这么一个天然泳池，却没有人来游泳，大家宁愿在自家浴室的淋浴花洒下洗个澡。村里人不论大小，似乎也失去了往日年代的那股自然野性。

今日，我又可以一边蹚水，一边捡拾漂亮石头。只缓慢蹚过几步远，我就在水中捡到了一颗被水波浸润打磨得有些残破的象棋子，是一颗黑色底子的红色小兵；我又在水中捡到一块砚台大小的平整石头，上有一个小小的孔洞，似水滴石穿一般。一块石头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以引发我长久的沉沉的思考和幻想。这让我想起有个作家曾写过的一句话——“我的快乐都是微小的事物。”

运用颇有遮掩性，良好的文辞修养也有同样的性质。如果没有耗费心力，安寂之心或执拗之心都不曾投入，即主要使用了娴熟的能力。王维四百多首诗中有二十多首“奉和圣制”诗，还有部分应酬诗，就是属于形式周备的应付之作。语言富丽典雅，错彩镂金，而源自内心的热量是收敛起来的。他的心力没有在此耗散，大概觉得不值。除此之外，一些闲适诗、一些王维式流韵丰沛的诗句，也是如此，性质大同小异，可以视为业余之作。这使我们想起产量很大的白居易、苏东坡和陆游等诗人，他们虽然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杰作，但是也有大量文字游戏，实际上属于“业余”。

微小的快乐

赵玉龙

善言辞的何老师只问：为什么？听到“为什么”，从大二起就意识到作为社科类学生一定要练好口才并且花了很大功夫练了口才的我，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我从填报志愿时的想法开始，讲到我怎么不喜欢做老师、怎么不适合做老师，以及我的人生抱负等。我不停地讲着，始终精神抖擞、慷慨激昂地讲着。这是我的人生大事，绝对马虎不得，我必须要把问题讲清楚，让学校改变这一决定。何老师略带羞涩的脸上始终面带微笑地听我讲着，不说一句话，不打断我一个字，直到我口干舌燥地讲了一个小时，何老师如一盆冷水浇下似的直截了当说了我永远忘不了7个字：你的理由不充分。

就这样，我成了至今被很多不同领域的人称为“杨老师”的人。

难道真的宿命？小时候，村上曾经有人对我母亲说，你三个儿子都要读大学的。母亲一听激动地问，那他们以后会从事什么工作？对方就说我要是坐办公室的。母亲又问坐办公室是什么意思？那人说就是做老师、会计之类。

若干年之后，犹记得小时候一脸好奇的我，真的成为了一位老师，教了一门课：会计。近9年的老师生涯，让我桃李芬芳的同时，也塑造了我一生的人格：“好”为人师，“善”为人师。

青衫悠悠记当年，请看明日日本栏。

别了，康伯

徐慧芬

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平反后才成了自由身。但康伯的一条腿瘸了，行走不便了。此后多是父亲去探望他。父亲退休后每周必去康府一次，这是他和康伯的默契。我问父亲，你去得这么勤，和康伯都聊些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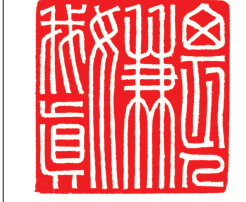
父亲说，我们什么都聊，聊累了，大家就默默喝茶，或者眼睛眯一会儿后再聊。父亲又说，你康伯对什么都感兴趣，古代哲学，现代科学，都是话题，他还订了《飞碟探索》这样的杂志，你想不到吧？那些日子，父亲经常跑图书馆，借来一摞书，有的是自己要看，有的是为康伯借的。有一次我笑说父亲，你们啃这么多书，要相互比学问吗？父亲严肃地说，我们老了，就这点乐趣了，你康伯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对生活还是兴致勃勃，没有一点颓丧气，我们都要向他学习呀！

记忆中有两次听康伯的谈论印象最深。那次我随父亲同去拜望康伯，面对客厅里一

这些“业余”性质远非依靠文学修养所能改变，这不是什么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生命力的问题。这就好像毕加索的后期绘画，当宽裕生活、熟练技法等条件具备之后，对于思想、真理和艺术深处的不懈追求力也就开始减弱，心力逐渐涣散。一根心弦一直绷紧，直绷得断掉，也许就因为这种恐惧或其他，结果出现了大量的游戏之作。因为他们的才华和修养固在，早已定型，这些都会于一种惯性动作中发挥出来。但这一次创造发挥得究竟如何，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却仍然要看这一次生命投入的大小和深浅。



和风



畏人嫌我真
篆刻 程郭庆作

缸五颜六色的金鱼，我和父亲都夸赞这缸鱼漂亮，接着话题，两位老兄弟就由古人关于“子非鱼……”的争论而引发感叹。只听康伯说：据说鱼是没有记忆力的，所以它们大概也感受不到什么痛苦和快乐，人有记忆，有感情，能感受到快乐和痛苦，人类社会才会有进步……

还有一次是关于写文章的话题。康伯知道我给新民晚报夜光杯写点小文章，他讲：翻译上常说的“信达雅”，我觉得其实给晚报写稿除了要精简短外，也要讲究“信达雅”呢，我这里的说信，是指文章要写得诚恳让人信服，不弄虚头；达，是要写得通达通俗，避免深奥艰涩，要让读者都看得懂；雅，当然也要注意文字修辞的美感，让人读起来舒服……现在想来，这番话实在是让我受益匪浅。这次谈话中我才得知，原来康伯年轻时也常给当时的《申报》投稿，是真正的文学前辈呢。

一百岁的康伯走了，人生的顺逆，他随遇而安拿得起放得下，因此他能享高寿，也因此我没有太伤感，但我会怀念这位长辈，铭记那些温暖的画面。

36年前的暑假，我跟老公突然想到黄山一游。那时的通信、交通、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没有现在方便，旅游业更是将兴未兴。我读研前在皖南工作过三年，就跟原单位联系了一辆车，让我们搭乘到广德，可以近一半路。那年月没有拉杆箱，一人一个旅行袋，里面塞些个替换衣物、水杯零食，记得当年袋装斜桥榨菜刚上市，带了几包，便扛着走出小区邻居艳羡的眼光——人家说：“瞧人家夫妻俩都是老师，暑假一起出去玩，啧啧！”

不料一到广德就出状况：下午没有去黄山的班次。只好找附近小旅馆住一宿。就这一宿，大暴雨倾缸而下，一刻也没停。第二天一早到车站：“有到黄山的车票吗？”“中途一座桥冲垮了，不能去。”“那……有去上海的车吗？”“也停运，洪水把公路淹没了。”“那……有离开广德的车吗？往北往西都行。”“没有，统统没有，所有的长途汽车都停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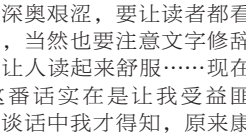
广德成孤岛了，怎么办？看着街上蹒跚纷纷作鸟兽散的当地人，我已六神无主。还是老公清醒，找了位老人指点迷津。老人知道了我们来旅游，先关照“对人不要提旅游二字”，省得人家反感；又说：一直向西，有广德唯一的一座小山，地势高，可以去山上一避。“山上有房子吗？”“有，有所中学。”

谢过老人家，马上向西挺进。路上的水渐渐深了，不知哪来的巨大轰鸣声让人如聋如哑。塑料雨衣根本抵挡不了风雨，稀里哗啦地随它去了。同向而行的有一队小学生，大概因发大水停课回家，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的，还打起了水仗，“水弹”不长眼，打得我俩越发成落汤鸡，连旅行袋都湿漉漉的了！前面领队的老师看不过去，跑过来训斥两句。我们没生气，因为在孩子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小时候遇台风大雨，在弄堂里打水仗的情景；也回忆起北大荒当乡村教师时，冬天刮大烟炮送学生回家的往事。灾难来袭，为师生肩负重任啊！

水越来越大。渐渐的人站不住了，一个劲地打旋。前面一座桥，水早就没过了桥面，哗哗地流成个激流险滩。上游有什么东西冲下来，瞬间到跟前，一头小猪！这时，我腿发软，不敢向前迈进了，哭咧咧地跟老公说：还是退回去吧，到车站再想办法吧。老公一把揪住我，目露凶光，对着我一声高过一声地吼：“走，走！走——！”我感受到了非同寻常，老公从来没有这个样子过（现在还偶尔戏称他为“救命恩人”）。小学生们也给我做出了榜样：他们哗——哗——地划水而过，勇敢地过桥而去，水流从他们的两腋穿过。我的勇气也上来了，跟着走、走、走，不去看河面上冲下来的黑点

点，只看孩子们快速迈动的小短腿，与老公头上濡湿飘摇的卷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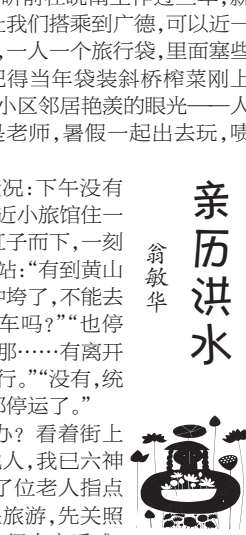
终于走到了山顶。在那所中学遇到了两位好心的上海籍老师，复旦毕业的老大学生。他们安排我们住进教室，还冒雨去买米买菜，安抚了我们的心。在他们的餐桌上，我们吃上了上海菜，而我们的回报，只是那几包斜桥榨菜。



翁敬华

亲历洪水

翁敬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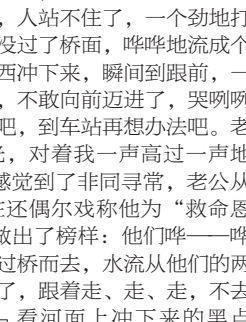


程郭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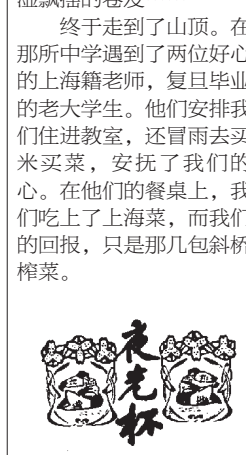
十日谈

那年，我毕业了

责编：郭影



夜光杯



夜光杯